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

宋 林之奇 撰

說命上

商書

此三篇蓋史官記載商之高宗恭默思道夢得賢臣傅說立以為相與之反覆商較議論為治之道與夫學問之大方而其文煩多故其策分為三篇名曰說命而有上中下之别曰說命者高宗所以命說之言

也如上篇言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以下是也亦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畢命冏命是皆所命之言後世每命官必有制辭其原盖出於此此篇雖以說命為文其實雜出衆體與夫名篇又有不同王庸作書以誥則有誥存焉爾惟訓于朕志則有訓存焉作書者姑以說命二字明簡冊之别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說命

高宗者盤庚之弟小乙之子名武丁高宗乃其廟號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有功者祀以為祖守文之主有德者祀以為宗其廟皆百世而不毀商人立廟之制其所以祖而祀之者成湯是也所以宗而祀之者太甲太戊高宗是也宗之者既不止於一人則人不可以無别故以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曰太曰中曰高者所以為廟之制也若孔氏曰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亦不必如此雖

則如此亦不失也如禮記喪服四制曰武丁商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則是載於書而後有高宗之名此則失之遠矣祖有功宗有德之制至漢而猶存故高祖世祖皆為一時之祖宗前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後漢以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此皆以其功德而祖宗也至於魏晉以來各推其一代之賢君而

宗之晉未得乎三代立宗之意故唐室自太宗至於昭宗凡十八帝皆以宗名至於此則是宗為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徳建為不朽之廟而先王建廟立宗之制至是紊矣此不可以不辨也說者傳說也高宗夢而得之所謂得者夢得其狀貌非夢其名也漢孔氏曰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史記亦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此不然案下文曰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

之野惟肖則是其夢中所得但得良弼之狀貌及其
以所夢形象求於天下然後得說於傅巖之野惟肖
肖者肖其形非謂其名與夢合也作序者於下句云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上句不識說之名故以
名為繫於夢而稱之曰高宗夢得說非謂夢其名也
高宗既夢得說之狀貌於是使百工營求於外野得
說於傅巖肖其所夢之形而得之也孔氏曰使百官
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披

巧之人寫其形象竊以孔氏之說為勝蓋使百官有司散而求之於四方也但言求之者衆矣若以謂百工之人寫其形狀則豈至百工技藝之人而盡使之乎既旁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而協其所夢立以為相講論為治之大要學問之大方史官叙述其事而作此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乃居憂也史官將序述夢得良弼之事故推本
其所以然爲之發端曰武丁居小乙之喪亮陰不言
者三年亮陰說者不同然鄭氏之說迂回而不通晉
杜預以爲天子三年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
以居心喪制不與士庶同其意以謂亮陰二字蓋是
既釋喪去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雖其援引經
傳而難信據此下文曰既免喪其惟弗言而上句言

王宅憂亮陰三祀則亮陰二字蓋述其不言於三年之中為得禮既免而猶不言則為已甚羣臣於是進諫故孔氏曰陰默也居陰信默三年不言其意與下文實相連接蓋史官序書不復以重複成文下文有其惟弗言之句上文言宅憂故變其文為亮陰二字形容其不言之實言其喪不易事盡其慤而慤之盡其信而信之國政决於冢宰而已無所與也禮記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慥慥誠實也言君子誠實於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使高宗於三年亮陰之中而言及於政則是哀戚之情有所不及非出於誠實也高宗之情既發於心之誠實至於三年亮陰不言可謂得禮矣及其免喪也則可言矣可言而不言則是失之過矣失之過則是幾於有餘而盡之也羣臣恐其不能俯而就中以合於禮不為賢者之已憂故進於王言其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雖欲

不言而不可以不言也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所貴乎聖賢者謂其知之在先將使覺乎未知者其覺之在先所頼以覺乎未覺者葢先得乎吾心之所同然者故不可不推其所以為法於天下此正聖賢之任也故羣臣進諫于高宗歎而言曰人之生孰無天命之性然非明哲則不足以知之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既明哲有以知之則其

所知者豈特獨善而已哉蓋將以覺其所未覺而作則於四方也若權衡之立於此而輕重多寡莫不於此而取正焉此蓋言處聖賢之任當如此則高宗所以君臨天下之尊其所有者萬邦之衆百官之所仰式命令之所自出也使王而言及於政則以作命百官百官承之而可以布於萬方然後為斯民之所取則也令也猶弗言則百官無所禀以為令萬方無所取則矣當王之宅憂亮陰也百官禀令於冢宰令也

既免喪則冢宰歸政於王矣然猶禀命於冢宰而王
又不言則萬邦之衆無所禀以為令豈不負萬邦之
望哉此羣臣之進戒諄諄而不能自已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
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
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者

置相其任非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蓋將使之左右為之師保以輔翼成就其德而引之於當道故古之宰相必處師保之任周召相成王而左右之蓋以師保之尊而兼宰相之職也高宗得傅說於版築之微既立以為相矣於是又以其人置諸左右而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使之兼師保之位身為三公之尊非特任以為相而已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

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蓋大臣之事君務在乎先立其大者不先立乎其大者而屑屑於其小者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寡也是以人不足以有適政不足以有間而惟以格君心之非為先蓋使大臣能格君心之非而納之於正至於一正君而國定則人與政豈復有不善者哉高宗深明乎此故其命傅說以為相也未敢言及於政事而先處之於師保之尊命之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翼我之德蓋將

使之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成就其德是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若高宗者可謂知所本矣茍使為君者其德不足則其心必有所蔽而不可誨則輔相之臣雖有格天之業亦無自而施之高宗既得傅說之才誠足以相天下而其所言者惟恐已之德有所不足使彼不得展其志之所為也是以朝夕之間惟欲納誨以輔其德而不及其他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

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此高宗所以申言其所以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之事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蓋人君茍有尊德樂道之誠意則師保之臣必將樂告之以善而其德無有不成者故推之以大有為無所不可茍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夫其可以有為與不可以有為惟在於德之成與不成而德之成不成

惟在於師保之臣納誨與不納誨耳然則高宗所望於傅說者可謂善矣故既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託微意設喻見其所以望之者如此其急也金欲成利器則不可以無礪巨川之患欲濟則不可以無舟楫大旱之時欲蘇苗稼則不可以無霖雨金欲成器而無礪則鈍巨川無舟楫則不可以涉大旱無霖雨則苗稼有飢餒之憂此三者皆望之切而賴之深也但其言之不足故設喻託意以盡其情若詩人之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所以喻人之有美質者不可以不學而成也雖有切磋琢磨之不同其實一也若但舉一句而言之則玉不琢不成器亦可以見其意也高宗之設此三喻大抵言其望於傅說之納誨者如此其激切而其託意之深故重複言之或者見其有此三喻則必從而為之說以為每句皆有所託王氏曰若金用汝作礪者命之使治己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命之使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者使之澤民也呂吉甫又以謂若金用汝作礪者舉一己而聽之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舉臣下而聽之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舉天下而聽之是皆附會穿鑿以追求高宗之意據此上文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下文言啓乃心沃朕心則是高宗於此其與傅說言者大抵欲成就其己之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與舉天下而聽之之事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告傅說以其所以望之之深如此其切欲汝副吾之望則當啓乃之心無隱有犯朝夕納誨而沃我之心也沃如水之沃物有潤澤之意蘇氏曰渴其言也此說是也此又言爾之所以啓乃心而成就我德者其說有二也若我之過失見於已形而其愆繆之迹既著於言行者則汝當危言鯁論極其剴切以繩糾之若用瞑眩之藥以攻難治之疾也苟不用瞑眩之藥則厥疾弗瘳矣其或過失弗形而其所言所

行陷於愆繆而不自知則汝必當先事慮患使無繩糾之迹若跣足而行使之視地不至於為炭棘瓦礫之所傷也茍不使之視地則厥足用傷矣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廸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言汝能以此二者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則足以副吾之所期望矣然其所以副吾之期望者非但使汝盡其啓沃如上文之所陳凡在朝之臣與汝比肩而北

面以事我者我無不以此望之也故繼之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蓋說既作相而總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其屬也欲使傅說暨乃僚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之心而成就其君之德者良由我之所以尊德樂道之誠意有加而無已也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使傅

說能盡其啓沃之心而其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不能同心以匡人主之所不逮則一傅說亦不足與有為故必舉在朝之臣無不同心然後一正君而國定矣然人臣之進諫於君又不可以無稽也必則古昔之先王故汝之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率修古我哲王迪導我高后成湯之德以安天下之民下言迪我高后以匡兆民上言俾率先王則先王蓋指成湯以前之王天下者康誥曰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

保乂民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與此正同

高宗之所以諄諄告戒述其志之所以期望傅說之深既盡於此矣故又嗟嘆盡其義言汝能敬我所以告汝之命則我之德無所闕失終能永保天命矣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之所以虛心屈體而望於傅說其言反覆激切既盡於此說於是盡其啓沃之辭而復于王與荀子

大忠以德復君之復同蓋以其德言而優游饜飫以入之也高宗之所以告說者旣以金之於礪巨川之於舟楫大旱之於霖雨以見其望之切故說之所以復于王亦設喻託物以盡其意以謂君以從諫而聖猶木之從繩而正也木之作器無所不正者豈木之生而皆正哉蓋其生也自有曲直之不齊而其作器也必取於從繩故無不正之理人主之所行豈無有善有不善於其間惟能從諫㳿咈而擇善以從其善

者無所不行不善者無所不去斯能成其聖德不必生而知之而後可以成其聖也惟君能以從諫為心是好善矣苟好善則天下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於我而况在朝之羣臣乎故雖不命其承上之意以納諫而其臣無敢不納諫若故繼之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蓋言君苟有納諫之意雖不諄諄以命之而彼自能敬順王之善命也曾定公問於孔子曰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二言者若緩而不切而孔子謂邦之興喪實繫於此者蓋知為君之難則自以為不足故從諫從諫則邦之所以興也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自以

為有餘故拒諫拒諫則邦之所以喪也邦之興衰所
以實繫於此一言者以其從諫拒諫之不同也桀以
拒諫喪湯以從諫興紂以拒諫喪武王以從諫興秦
以拒諫喪高祖以從諫興隋以拒諫喪唐太宗以從
諫興歷代興喪之迹究其所本未嘗不繫於此則孔
子之論可謂深切著明矣高宗之命傅說以納誨而
傅說復之以從諫彼其君臣所以相告戒之意者葢
以為天下之事未有不先於此故其禮樂刑政未嘗

一言及之而其相告勉者惟以此爲先也東坡有言曰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絶人之謀今其所以復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母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至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

說命中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在禮天子宅憂而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當此之時事皆總於冢宰而天子則惟亮陰而不言居於廬以致其誠一於喪祭之事而已及其三年之喪畢然後冢宰歸政於天子始親萬幾之務而專聽斷此蓋禮經之常典也高宗既免喪而冢宰歸政猶恭默不言萬幾之務無所稟以為令者羣臣懇請甚堅而高

宗猶且不從而曰予恐德弗類至其代予言其意蓋欲終不言而求良弼以代之言也及其既得傅說則是既有代予言之人矣於是立為相置之左右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萬幾之務則委之而已無所與也蓋高宗之於傅說也信之如此其篤任之如此其專得於傅巖之間而不以為踈賤遂舉國而聽之使之代言政事命百官總己而聽之若其宅憂亮陰之時而不復致疑於其間良由其至誠之心上格於

天下孚於民而其君臣同心同志相與孚契於一堂之上如股肱元首之相為用故雖用禮之權於免喪之後而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而天下不可以為不善也案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説之為相而總百官亦其常職然也而乃以為禮之權者蓋以上篇其代予言而知之前既有曰其代予言而此篇又曰惟説命總百官則是萬幾之務總以聽之而已若齊威公所謂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其為職任之重

蓋非如冢宰之比也說既總百官以代高宗躬覽萬幾之務則為高宗者惟恭己以正南面也蓋明君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方未得說也恭默思道憂勤之念猶形於夢寐之間遂旁求於天下而後得之及其既得之也禮樂刑政百官有司之事舉以授之而已遂以優游無為巖廊之上蓋所勞者在於求賢之前而享其逸樂於得人之後也高宗雖優游恭己不親萬幾之務亦豈遂盤樂怠傲深拱宮禁而無意於天下

之治哉蓋將使說朝夕以輔成其德使其德之輝光發見於天下則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也傅說既總百官使高宗得以清心省事於上於是朝夕納誨以輔成其德其意以謂百官之事雖總而其提大綱以為衆目之所取正者則在於高宗不可不勉故乃進而告王而其所告者無非天子執要御詳之事也嗚呼者嗟歎以重其言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中庸釋之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其意以謂天道之運日新而無窮晝夜寒暑循環迭運造化之功未甞有息聖人體之而為純德造次顛沛亦日新而不窮蓋所以體天之道也傅説欲使高宗日新其德而同於天道之運故首告之曰明王奉若天道言古之明王承順上天之道體其不已之意於是建邦諸侯於外設天子之都於内其所以立天子諸侯於

上而承以大夫師長於下者豈欲其在位者肆為逸豫而以位為樂哉惟欲使之體夫上天日新不已之道君臣上下協心同德以治斯民而已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大夫仕於朝者師長親民之官也自后王至於師長皆不可肆為逸豫苟有一人焉肆其逸豫則失其所以代天亂民之意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蓋言雖在位者皆不可以逸豫然其所以率羣臣不

為逸豫者惟在於日新其德而已故又繼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言明王之所以奉若天道者無他惟在乎憲天聰明之德而已天之聰也公天下之聽以為聽故聽不以耳而無所不聞天之明也公天下之視以為視故視不以目而無所不見聖人之憲天聰明公其視聽而無所容私焉則其聞見達乎天下而日新不已豈復有逸豫生於其心哉惟天子既憲天聰明而日新其德於上則其臣莫不欽順而奉之自

然不為逸豫之行君臣皆不為逸豫則得乎治民之道此民之所以從乂也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言天之聰明即民之聰明君能公其心以憲天聰明而率其臣以欽若則自合乎民之心矣民之從乂蓋得天下之所同然非勉强而從之也傅說言此者言高宗既以萬幾任於臣而垂拱仰成端拱於巖廊之上苟使不能廣其視聽於天下則其聰明止於耳目之所接則

逸豫之心生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由是而行焉如是則說雖欲盡其協賛之力不可得也故其所欲成就之德無他惟使之憲天之聰明而已夫苟其憲聰明如天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則明白昭晰而小人無所容於其間此說之所以得盡其才而高宗所以得遂其垂拱仰成之道也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兹允兹克明乃罔不休

言欲公其心以憲天之聰明則其所發者莫重於賞刑之用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說雖總百官以聽萬幾之務至於威福予奪之柄在於高宗之獨斷故既告之曰新厥德以憲聰明而其所以諄諄告戒於其後者於此又致詳焉自惟口起羞以下四句說者不同最為難曉竊求其義上兩句有起羞起戎各言禍亂之所由起其文無所結下兩句有在笥省躬是言其所以致謹重之道其文無所成蓋由說者以

四句為四義故其文上無所結下無所成據其所見下兩句所以結前句惟口起羞故惟衣裳在笥惟甲冑起戎故惟干戈省厥躬禮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晁錯曰上之所言者謂之命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苟為口之所命者非其人而適足以起羞故寧藏衣裳於笥而不輕以予人也甲冑干戈皆兵器也自其被於己而言之則謂甲冑自其加於人而言之則謂干戈甲冑之用苟有不當則適足以

起戎矣故當其用干戈以加於人之時不可不省於躬而自反察已之無罪然後可以討人也此葢言賞罰之用禍亂之所萌而其施則不可不謹也王惟以此起羞起戎之二者以為謹戒而信其不可輕用苟能知其賞罰之用皆當於功罪而克明則無不善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自此以下又所以申前之義而盡之也言國之治亂

惟在於庶官之邪正能否官之得其人則天下國家無適而不治非其人則天下國家無往而能治必然之理不可易之常道也傅説總萬幾之務而已至於升黜進退則在高宗之所用如何爾茍使高宗所用既非其人則雖説亦無所施其才矣故治亂之所本惟在高宗能用庶官而説則能總其事而已惟治亂在庶官故官不可以及私昵爵不及惡德惟其賢能而後可也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蓋

自六卿至於三百六十所謂官也而公卿大夫所謂爵也欲官其人必以其人之能可任是官者而後官之不可以私愛而官之也欲爵其人必其任官之賢於人而實有德者而後爵之不可以惡德而進之也孟子曰尊賢使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盖所以使能也爵罔及惡德惟其賢盖所以尊賢也惡德者以惡為德也孔氏曰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此說為善

說之此言大抵欲高宗屏小人而擢用君子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言心有所為必審思之使合於善而後動善者理之所當然者也雖然慮善以動則又不可不審其時時者所以權乎善之輕重而用之也猶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善也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亦善也然其為善者各有其時當禹稷之時而為顏子之事則非善也當顏子之時而

爲禹稷之事亦非善也善猶葛之於夏裘之於冬動
惟其時則猶夏葛而冬裘也善則可以立矣慮善以
動則可以權矣慮善以動動惟其時則酬酢萬變而
不窮矣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又告之以不矜不伐而享其盈成之業公羊曰貫
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
也葵邱之會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矣夫以威公之霸

攘夷狄尊王室一正天下可謂盛矣及一旦震而矜之則叛者如此其衆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故也如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皆無與之爭功故人之有善有能而矜之有之是乃所以喪也以是知欲人之有善有能者其所以保之之道惟在於不有之不矜之而已高宗之恭默思道以致中興之功其豐功茂烈可謂無所復加矣惟在不有不矜以保之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又戒之以預備於不慮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之事也葢古者治安之時上恬下熙海宇無事而危亂之萌往往萌蘖於其間及其一旦變生於肘腋則至於陵夷敗壞不可救藥者此無他當無事之時而不能為有事之備也故在事事而為之備事事者無一事而不在所備也一事不備則一患隨之惟事事有備無危亂之釁生矣故無有不可制之患也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言無啓私嬖之寵以納小人之侮也蓋小人之於君上本不敢肆其陵侮之心惟君上寵之而故為之也苟知而故為之則不復有悛革之心矣此二者是亦中才庸主安於逸樂遂以謂寵一嬖倖未必害事遂一非事未必致亂殊不知履霜堅冰其來有漸於其小者而不知謹則將馴致其大矣唐明皇寵安禄山

為安禄山起第既成其幄帟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每出入宫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於外帝亦不疑也其待之可謂厚矣而禄山不軌之心實萌於此故卒至漁陽竊發四海横流此啓寵納侮以致禍也漢武帝為竇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君是時東方朔執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從司馬門賜朔黄金三

十斤若此之類所謂恥過作非也自此以上其深思熟慮所以為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言如上之所云其所當謹者可謂至衆矣然其本則在於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居者有所主於中也中有所主則政事不駁雜此其本也此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自篇首至於此是皆說與高宗泛論為治之要道以啓迪其心志既盡於此然高宗之心術則有黷於祭祀之蔽祖己曰典祀無

豐于昵則是高宗之心術所蔽實在於此故傅說舉以為訓所以繩其愆糾其謬格其既非之心是所謂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蓋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祭之疏數惟稱於禮苟不稱於禮而以私意為之則疏數之失一也蓋數則過也疏則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非禮之中也高宗不審於此而以黷於祭祀為欽殊不知其所謂欽若乃所以為不欽也故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黷而謂

之不欽若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也夫鬼神聰明正直享於克誠苟亂而非禮則鬼神豈享之哉故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於事神爲易也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於此皆是傅説道啓沃之言以納誨而輔成高宗之德

王曰旨哉説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説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説不言有厥咎

高宗之得傅説使之啓乃心沃朕心盖虛心屈己而樂聞其朝夕之誨也説既総百官矣於是進其嘉謀嘉猷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凡數十言無非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其所以進言啓沃以成就高宗之德可謂展盡底緼而無餘矣高宗之恭默思道徯聞至忠之誨為日久矣至是而聞其所未聞義理之悦於其心而無厭也故遂嗟歎而告之曰旨哉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詩曰君子有酒旨

且有又物其旨矣維其偕矣則旨者味之美也高宗聞說之言如美味之悅其口摭食其實饜飫充足樂之而不厭故曰旨哉者味之之深也既味其言之美乃呼說而告之曰爾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茍汝不善於其所言則我雖欲聞而行之不可得已高宗之得傅說以為若金之得礪濟巨川之得舟楫大旱之得霖雨其所以望之如此其切誠以不得傅說之啓沃則雖欲行之不知其所以行之矣故其既得傅

說之誨則若饑之甘食渴之甘飲入乎口著乎心斷然必以為可以行之而無疑也高宗既許傅說以行其言矣人臣之事君諫行言聽然後膏澤下於民而其致君澤民之心得以達乎天下矣於是拜手稽首而至地以盡其敬於君又勉高宗以行之之難而冀其不倦以終之也董仲舒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傅說之所陳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

諄復懇到可謂盡矣高宗之所聞所知可謂富矣惟能加意以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則施之於天下國家德仁又將不勝富也故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所貴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也知之不能行則與之為二矣故其嘉謀雖日接於耳目之前既與之為二則是他人之物非已之所自有也知而行之則與之為一而自得之矣是故人主之學要在於行為先如堯舜之治其所以巍巍蕩蕩而不可及者惟其能躬行而

已躬行則凡接於吾之耳目者皆所自有也自古苟非大無道之主其聞善言見善行未嘗不改容變色以致重之如齊景公問政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則景公非不知孔子之言為可行也孟子與齊宣王言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宣王曰大哉言矣又與言文王之治岐以行仁政於民宣王曰善哉言乎若宣王者非不知孟子之言為可行也二者雖皆知其言為可行然患

考其所行則實與其言相反此蓋無躬行之誠心故其所病者不在於知之之難而在於行之之難高宗以傅說之言為旨哉此亦如齊景公宣王以孔孟之言為善也使其徒以為善知之而不能行則是亦齊景公宣王也故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也然行之之艱自不行者而言則見其為艱矣苟能一日用其力而行之則亦何難之有王誠不憚其難而力行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尊所聞行所知是將信協先王成湯之成德葢湯所以能成就其德者惟以從諫弗咈先民時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而已王能躬行其所知所聞之言是亦成湯之用心也王能以成湯之心為心則是於傅說之言無所不行也君能黽勉以行臣之言臣有嘉謀嘉猷匿而不告則臣為有罪矣故終之曰惟說不言有厥咎葢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而乃聒聒

不舍以取禍尤則是不可以言而言非所謂以道事君者也故孔子之於齊景公孟子之於齊宣王言之不行則遂去而已至於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而不以堯舜之道望其君乃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可以言而不言亦非所謂以道事君也故阿衡之於太甲傅說之於高宗其所以引君以當道者有加而無已也欲觀大臣之事質諸此而已

說命下　　商書

此篇記載高宗與傅說相與講論學問之大方蓋自古帝王之所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不由學以成者學必有師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伊尹高宗師於甘盤傅說文王師於太公望成王師於周召未有不師於聖賢而能學者未有不學而能成其德者然歷代帝王之所以學與師者世代久遠其詳不可得而盡知惟高宗之於傅說其答問酬

酢始終畢備於此篇可以為萬世人主學問之大法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高宗欲問學於傅說於是進說使前而告之以所顧學之意也蓋其未得傅說於版築之前固嘗學于甘盤矣甘盤者商之舊臣有道德者也而高宗敬其道德而學焉學于甘盤而不終故欲學于傅說以終之也台小子者高宗自謙抑以問學之辭也舊學于甘

盤將告以學而未克終之意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二孔之說謂高宗為王子時既學于甘盤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入宅于河故自河徂亳蓋自高宗之父小乙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既廢業而居民間遂無明顯之德此說本無逸之言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故以遯于荒野為爰暨小人之事也諸儒從之惟蘇氏不然蘇氏謂武丁為太子時學于甘盤及即位

而甘盤遯去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於河濵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則以遯于荒野為武丁之遯武丁為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則為吳太伯豈復立也哉竊以蘇氏之說為善蓋高宗言其所以學于甘盤而未克終者以求教於傅說故言甘盤之遯去而莫知其所終則已無所資以為學者其言與下文訓于朕志相接若從先儒之說以遯為武丁之遯則高宗方言學于

甘盤而遂及於爰暨小人之事非事辭之序也而其以出居民間為遯及以顯明之德為顯皆不如蘇氏之說蓋甘盤既遯去而不知所終高宗皇皇然失所依賴如濟巨川之望舟楫大旱之望霖雨故得傅說而學焉此其所以告說而冀其朝夕納誨以成就其德者也遂繼之曰爾惟訓于朕志言我之志欲務學以成就其德汝當啓迪我之意志而引之當道以終其所學于甘盤之事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又指物與喻以見其所欲學之意范內翰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聖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乃能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必鹽梅得中然後成羮臣之於君不可上下相同當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其君之德則君志乃和

高宗求益於傅說故以作酒作羮為喻此說甚善高宗之意欲使傅說匡其所不及將順正救如酒人羮人以甘苦鹹酸相濟而成味故又繼之爾交修予交修者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予之所望汝以交修者既如酒之於麴糵羮之於鹽梅不可須臾廢則當始終以成就其德毋亦若甘盤之棄我而去我當佩服汝之言而行之不敢失墜也案君奭篇周公告召公以留輔成王之意其言商之舊臣歴事數王而

不敢自寧者而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是甘盤在武丁之初亦如阿衡之輔太甲實居受遺託孤之任者也以是知高宗之亮陰也甘盤實居冢宰之職百官總已以聽焉及其既免喪而甘盤歸政則一旦幡然而去遯于荒野莫知所之高宗既失甘盤而無所託故恭默思道而得傅說則甘盤之去商也蓋舉國之人失其倚賴皇皇焉以求之而不可得若甘盤者其為高蹈之節傑然出於千古之上嚴子陵方之

有慙德焉晁補之嘗論嚴子陵以謂陵道足乎已無求於世則求而不至可也至而不仕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故舊而示放驁以自存陵操誠高亦未忘名者古惟兩士不近於名其一猶恨其自言也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推將隱於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曰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者可謂不累於名漢朝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

非韓伯休邪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乃知我名何以藥為遂去居霸陵中康之避名誠是也恐人識之則黙去焉可也何必晚人以吾果韓康邪故曰猶恨其自言也此二人者皆勝陵據補之此言葢謂之推賢於韓康而康又賢於嚴子陵其竊謂之推雖不近於名然其所以不求顯之言猶聞乎世是雖能忘名而未能忘其所以忘名者也如甘盤若身居公輔之尊一旦之間遯而去則舉世莫知其所之賢

於之推也又遠矣其易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蓋處遯之最善無如此爻者其甘盤之謂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說命之書雖離為三篇然其文勢上下實相貫穿蓋史官盡録高宗所以與傅說相荅問者高宗惓惓然以望於說說之諄復以告於高宗其意未嘗不相屬也說之總百官而進諫王王玩味其言而無所厭斁

也曰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蓋許之以佩服其言也說於是言非知之艱以勉其所力行於此者而又繼之曰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此則說之許高宗以為苟能行我之言則我不可以不繼此而有言也故高宗敘述其所以願學之意而終之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言我能行汝之言今虛心屈己以問學於汝可以言之時矣不可以無言也至於是則說之所以啓沃

者固宜無所不盡矣遂乃備言帝王之所以學者本末始終之序明白詳言無所不備蓋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高宗既從容以問矣故說得以盡其聲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此數聖人相傳之道蓋本於性命之至正仁義之極致其為道也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學道而不自乎此不可謂善學也故

傅說之論學必以師為先師古者質諸堯舜禹湯之所傳者也孔氏以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為王者求多聞以立學其意蓋謂王人猶云王者爾王者為王人無所考據王氏以謂傅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竊謂此說為勝禹言於舜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是稱帝而告之與此稱王其文勢正同猶後世奏事稱陛下也說之告高宗人之所以求多聞以多識前言往行者

非欲茍知之而已蓋將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雖務多聞以建事然其所聞者有是有非有邪有正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茍不能審其所擇而徒貪多務
得以益所聞則或不免為邪說異端之所惑也所適
者正道則以之建邦乃有所得矣不師古訓而能有
所得以永世者匪說之所聞也獲如孔子所謂仁者
先難而後獲如三代有天下傳世數十享祚數百此
皆其所獲者也雖其所獲者如此其長且久然其所

以致此者則自夫學于古訓而不自徇其私意雖明其道不計其功而功之所獲自及於無窮若秦人焚詩書滅禮樂奮其私意而不師古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傳祚纔二世而亡此不克永世者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既言學于古訓則有所獲事不師古則不克永世其

所以辨論邪正是非之分可謂明於此矣既明乎此則其志之所嚮向者確然有守而不移矣志之所嚮向者確然而不移則能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學之所以能得者惟在夫知所止能止於至善則其志定志既定則順其志而不咈務時敏以力行之而不懈則能至於慮而有得矣蓋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學之欲有得者惟在於此二者遜志則功日以崇時敏

則業日以廣此誠為學之大方惟能信懐此志與勤之二者則道積於其身矣乃來者盖所謂自得之也道積于厥躬則是居之安資之深以至於取之左右逢其原至於是則學成矣然人之學也豈以獨善其一身而已哉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盖學者既遜志時敏以成己必在乎推而教人以成物能成己又能成物則可以合外内

之道而忠恕兩盡此蓋為學之終也故繼之曰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言推己之所有以教人是斆學半蓋學之始仁以成己學之終智以成物自成己推而成物其功半矣於功之半能思終始常於學則雖推以教人而已之德實由是而進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此所謂厥德修罔覺言推此道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有益於人是乃有益於己也傅說之所以歷陳為學之終始者蓋盡於此此非

說之私智也蓋成湯之師古以學得夫堯舜禹之傳故其本末先後之序如是此實先王之成法高宗誠能率由此道監視先王成法而行之則是師古以克永世而無所愆過矣蓋人君之治天下必欲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然後有以貽子孫萬世無疆之業欲言行之無愆繆則必自於學先王之道故傅說之言其序如此高宗能審於是學先王之道說用能欽承其德旁招俊乂以列于庶位共致其

修輔之功也范內翰曰天子惟務學宰相職當求賢若天子好學於上宰相急賢於下衆賢皆列位則天下豈有不治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百官有司之事各有司存非宰相之任天子惟當任宰相宰相當任有司有司皆得人則天下自治唐太宗謂房喬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急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乃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乃關僕射以求賢責

宰相此乃傅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之意此說甚得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
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
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
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既聞傅說勸學之言本末先後無不該悉於是

嗟歎其言之善而告之曰我之恭默思道得汝於版築之間擢居相位三年不言言乃雍而四海之内無不仰我之德者乃汝之德有以鼓舞而動之也然我欲學于古訓以成聖人之德則必資爾説之助而不能以獨成也故又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言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股肱之助無股肱則不得為人矣人主之所以能成其德者以其有良臣之助也無良臣則不得成其聖矣蓋股肱之於人良臣之於聖實一

體相待而成也既以良臣喻股肱之不可無於是又稱引成湯疇昔之所學伊尹者以見其意言我先代百官之長自居保衡之任為師傅之官盖伊尹也伊尹在予先世作股肱於我先王乃以致君澤民為己任曰我不能使其君如堯舜之君則其心愧恥若見撻于市其在於民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則曰是我之罪盖其自畎畆受成湯聘幣皤然而起也則固自任以天下之重曰吾將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

為堯舜之民既能言之於始必將實之於終有是言而君不為堯舜之君是己之所以引君於當道者有所不至也其為恥孰甚焉欲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則民不被其澤是己之所以成就君之德者不用其極故其澤不徧於天下其罪亦無所逃也惟其所以自任者如此故能佐佑我有功烈之祖其德至於與皇天同德而無以復加爾傅說之起於版築而居於冢宰師傅之位其迹葢與伊尹相契於數十年矣則爾

之所以自任者不可不以伊尹之所以致君澤民者為心故汝當庶幾以道顯明保輔我以成其堯舜之學亦如伊尹之佐成湯以格于皇天無使伊尹專其美於我商家也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此申言君臣之分相須而成君須賢治賢須君食亦當幡然應聘而起以與我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則是當夫所以致君澤民之責矣爾當以阿衡之所以自任者待其身使爾君德與成湯相繼然後能以永成此

天下之民也蓋為臣者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必先能致君於堯舜然後可以澤民君不如堯舜而能使民為堯舜之民者未之有也高宗之所以命說既如此其重說喜聞其仰成之意於是拜而稽首以盡其敬而欽承之曰敢荅揚天子之美命謂當阿衡之責而不敢辭也薛氏曰說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湯之學於伊尹之事以告之也王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以伊尹作先王之事任之也臣之所以致其君

者如彼君之所以望乎臣者如此雖欲不治不可得也此說甚善盖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其所宅者至廣其所御者至衆則其所學固不在乎區區於章句訓詁之間如學士大夫之一藝也其所學者不過學為堯舜而已不學乎堯舜而云學者是陳後主隋煬帝之學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若高宗之學於傅說其所謂堯舜之學矣伊尹之事成湯也蓋曰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也而高宗則以成湯自期以伊尹

期傳說是其所期者期於堯舜之為而已學者之期堯舜猶視者之必期離婁聽者之必期師曠雖有至不至然未有不期而能至者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於是孟子生乎戰國之世齊梁之君皆庸下之才其不足與言仁義鄙夫孺子之所共知也而孟子必以堯舜之道說於其前

不肯少自貶以求合者蓋人主之學惟有學為堯舜之一塗而已舍是則異端也舍聖人之道而為異端則何以為孟子哉故其寧戹窮而不得一施不肯舍所學而從人也傅說孟子易地則皆然

尚書全解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陳燦

謄録監生臣李錦

尚書全解卷二十一

宋　林之奇　撰

高宗肜日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此蓋高宗之賢臣祖己也因雊雉之變進戒於高宗實訓之體也然其所陳析而為兩篇其一篇逸於秦

火者既名高宗之訓故此篇惟取篇首之高宗肜日一句以為篇名之别非有他義也案書之百篇皆有序漢儒例以為孔子作而其竊以為歷代史官第相傳授以為書之總目至孔子因而次序之非盡出於孔子之手者以其間所序事迹有不見於經而獨見於序者如此篇正經所言但曰高宗肜日即未嘗言祭於何廟之形日但曰越有雊雉即未嘗言其所居於何處而序則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此非其當時史官所錄則何以知其鳴於成湯之廟又何以知其升於鼎耳乎此事茍非舊史所傳則孔子亦安能以其意而臆度之於千百載之下乎故百篇之序但是史家序其所爲作此篇之意而已不必求之太深也夫高宗之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于禰必殺于祖矣其祭成湯之時禮必有缺而不備者故於祭之明日適有野雉飛入於廟中升鼎耳而鳴此其災異也明矣於是賢臣祖己進諫於王而正救

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書之所以作也
彤者祭之明日以禮賓尸行事之有司祭之賓客皆
與焉商謂之彤周謂之繹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
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穀梁傳
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則彤之與繹事同而名異
耳絲衣之詩繹賓尸而作也而其詩曰絲衣其紑載
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則繹祭之時
必陳鼐鼎於廟中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方陳鼎賓尸

而有雉自外來入廟中升鼎耳而鳴夫雉之為禽常飛鳴於郊野之外今乃於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於庭而尙徉於廟之鼎耳如在郊野之外此物胡為而來哉必其宗廟祭祀之事有不合於禮者故野雉因而至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知夫變異之來當夫祭祀之彤日則是上天之所譴告者必其祭祀之事有不合夫禮者故野雉因

之而至於是推原其所以致之之由以警懼高宗之意而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句有兩說先儒謂有道之主當變異之來正其事而變異自銷其意蓋謂商之先世有道之主每遇災異之來惟正其事以銷去之如成湯之遇旱以六事而自責太戊遇桑穀之異嚴恭寅畏以彌其災祖己之意亦欲高宗之正其事如成湯太戊則可以變災為祥易凶為吉先儒之意蓋如此其說固善無可疑者而蘇氏則以謂繹祭

之日野雉鳴於鼎耳此謂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也審矣故祖己言當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専修人事而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于親廟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故祖己欲先正之蘇氏之意蓋以謂祖己將諫于王則當先格王心之非使正其事其於格王如孟子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之格也其竊謂先儒之說誠善然以上下之文勢觀之則蘇氏之說為長蓋下文曰乃訓于王則是上句當是為其黨

類而言之也語其黨類以將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然後進諫于王自惟天監下民以下則所謂格王之非心以正厥事也故某欲兼存此兩說而以蘇氏之說為優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祖己欲格王心之非以正厥事於是乃訓于王曰惟

天之監視下民其吉凶禍福無常惟義以為常典常也民之所行合於義則天降之百祥不合夫義則降之百殃祥與殃之來皆是視夫民之義與不義如何耳故其降年於民有永有不永者其不永者非天之意固欲夭民而絶之也蓋民之不義其中有以自絶其命于天故天將絶其所降之年有不永也民有不順其德以行其義不服其罪以改其不義天將欲絶則必孚信其命降之災異以正其德將使之恐懼修

省反其不義而歸於義也彼民之不知義者則將曰
彼天命其如我何則天之絶之也必矣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夫祖己之所以諫於高宗者蓋以其典祀豐于昵而
殺其祖遂致雊雉之變而其進訓于王則先以天之
於民降年有永有不永而以義為常而其所行之不
義而獲罪於天天以變異警懼之而不知自省然後
及於禍其說既如是之詳矣於是終其義曰王司敬

民罔非天亂典祀無豐于昵以此度之高宗之豐于昵祭意者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之於五時八神歟故祖己先論其壽夭之理然後及於典祀無豐于昵蓋自惟天監下民以下所謂格王之心也而王司敬民以下則所謂正厥事也嗚呼歎辭也夫壽夭之理惟以義而為常眉壽之年不可以禱祠而得夭折之命不可以禳禬而延也惟能常厥事雖不祈年之永而自永矣故王之所主者惟在於敬民而已

敬民若禹訓所謂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是也王能敬民則得人主之義矣得乎人主之義則命之有永將至於億萬斯年而無數豈區區禱祠可以益其有永之年哉年之永不永既不在於祭祀之豐殺則其於祖禰之廟豈可致厚薄於其間亂嗣也自爲祖禰者自成湯以下繼世以有天下者無非天之亂嗣也既無非天之亂嗣則其所以祭之者國有常典非私意所得而豐殺也葢古者慎終追遠之禮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一也故其所以制為祭祀之禮莫不有常而不可易若以禰為重從而豐之以祖為輕從而殺之則是知有禰而不知有祖猶知其本而不知其根也其為不義孰甚焉國之祭祀既有如是之不義則天之降災異而雊雉之變蓋將以正王之德也王能正厥事而常厥義無豐于昵則足以荅天命而膺有永之年矣苟以為天命其

如台徒私意制其豐殺則將為天之所斷棄此實商家社稷存亡禍福之本此祖己所以諄諄不得不懇切為高宗言之也夫洪範之庶徵五事之得失而驗之於陰陽二氣之休咎肅乂哲謀聖則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順之狂僭豫急蒙則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順之蓋天地之與人一氣也形於此必動於彼未有不以類而應之者古之言災異未嘗不然及漢儒董仲舒劉向父子之徒求之太深泥之太過於

是有識之士往往厭其說之苛細穿鑿而無大體遂欲舉其說而盡廢之謂災異不可以類求然亦不可盡廢也譬如人之一身五臓之氣有所偏勝於中則疾病之徵必發見於外如脾受邪其徵見於皮毛如腎受邪氣其徵見於齒牙若此之類皆未嘗不以類而應也庸醫不知其所本則妄推求之於外則有臆度而不能中以庸醫臆度而不中遂謂五臓之氣不可以類求可乎漢儒之言災異其說之流於鑿則非

也而其所以然之說則不可廢也故蘇氏謂因高宗雊雉之事而知五行傳之未易盡廢此實至公之論蓋以五行傳為可廢者徒惡夫俗儒之至於鑿也或者徒知其為可惡而不知不可以象類而求災異則亦將使人君不畏而無所戒懼如大火則為陽氣盛如大水則為陰氣盛今曰不可以象類而求則是大火而非陽氣盛矣大水而非陰氣盛矣又如月食則修外治日食則修內治今曰不可以象類而求則是

月食不必修外治日食不必修内治矣大抵枉不可不矯也矯枉而至於過直則為甚矣學者旣無泥於漢儒災異之說而以此篇為信不失乎象類而求災異則兩得之矣逸書與見存之書同序若若肆命徂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而孔氏引序以冠篇首於伊訓篇末加肆命徂后四字以見其篇次當在於是而遭秦火之逸也若以此為例則此篇之末當更有高宗之訓四字葢世久矣而失之也苟

以此篇之末不復重出為得體則伊訓之末不當行四字此雖章句之小失亦不可以不論也

西伯戡黎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據史記文王脫於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後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之為西伯得專征伐之權出於紂之命也既受命於紂以專征伐於是諸侯有為不道者文王為民除害稱兵而往

伐之黎乃諸侯之國史記以為耆大傳為肌其音相近蓋在上黨壺關之地與朝歌接而密邇於王畿其君黨惡於紂與之為不義而虐用其民文王既專征伐於是率師戡黎而勝之既勝黎矣殷之賢臣祖伊知黎不道為周所戡其勢必及於殷蓋當時諸侯助紂為虐者多矣斯民之困於虐政望予仁政之拯已於水火之中不啻饑渴之於飲食也周人之德既及於黎國則天下之困於虐政者皆相率而歸之紂雖

欲不已不可得也且如湯之於桀本未至於稱兵而伐之惟其葛伯仇餉得罪於斯民故不得已率兵以伐葛既伐葛矣於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情所望其拯已之命者既如此其切湯迫於事勢之不得已故遂伐桀而革夏命蓋湯之伐葛本無伐桀之心而伐桀之徵實兆於此文王之於黎亦猶湯之於葛也文王之戡黎雖無心於伐紂而當時之人

以勝殷之任歸之則雖欲顧君臣之大分而不忍為然天命人心之所迫必有不能已者此祖伊所以咎周也咎惡也惡其將不利於商也曰殷始咎周者非是舉殷國之人皆知咎周也但指祖伊而言之耳史記曰祖伊聞之而始咎周此言為得其實祖伊之所以始咎周也蓋以周人乘黎而勝之故也周人既乘黎而勝之祖伊恐其將不利於殷為是震恐而奔告于紂史官録其言而為此篇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西伯蓋指文王也鄭氏曰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曰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

王伐而勝之唐孔氏主於王肅之説其言謂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終乃三分天下有其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案周之制周之建諸侯立二伯分陜而治康王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葢太保召公西伯也畢公乃東伯也商之二伯諒亦如此文王既為西伯主西方之諸侯則西方諸侯之為不義者文王所當征也

黎乃文王所緫之諸侯其戡而勝之盖方伯連帥之職然也其於文王所以事殷之至德實未嘗失而祖伊之所以恐者非謂文王將有伐商之心也盖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民既棄殷而歸周則文王雖欲終守臣節而不可得此其所以咎而奔告于受也漢孔氏曰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内秉王心紂不能制此說大害理夫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内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

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此蓋讀是篇而不知詳考祖伊之意故為此說是不可不辨也受即紂也此篇與泰誓武成皆呼為受其餘諸書則以為紂蓋受與紂音相亂耳祖伊既於戡黎逆知殷之必亡於是奔走以告于受呼紂為天子而謂之曰天既訖盡我殷之命而不能復以有天下而為天子矣其所以知其訖盡我殷命者以其稽於至人之言考於元龜之占皆無敢知我商家之有吉者言其必凶也蓋以天

時人事觀之知其有必亡之理其所以必亡者非我祖成湯而下不相助我後人而絶之于天盖王之淫戲豫怠有以自絶于天故先王雖有相助之心亦無救國家之亡也惟王之所以自絶者如此故天棄我國家使天下之民不有安食不能虞度其固有之天性不能訓迪其國家之常典此盖言饑饉荐臻國多凶荒盜賊起於貧窮而犯法者衆也夫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欲其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

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君師之任兩失之矣斯民何賴焉故今我民無不欲殷家之喪亡謂紂之殘虐如此何不降威罰于紂紂有如是之殘虐而威罰不及其身則是天之命不猛摯徒姑息以容之也民之情怨憤於紂若此之甚而紂方且偃然自肆全無悛改之心而謂彼惡我者其如我何此蓋殷之社稷既有必亡之勢而紂方且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自以為必不亡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祖伊之所以極其鯁直不諱之言已盡矣而紂誨之諄諄聽我藐藐而不之聽也方且歎曰我之生其修短之命受之於天彼民之所以惡我而欲我之亡者其如我何即祖伊之所謂其如台也祖伊反孔氏以謂反而告紂此說不然據此祖伊反當是出而告人也紂謂既已有天命不足與語矣於是祖伊出而告

人而嗟歎之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其必亡之理而不復可救也蘇氏曰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己今汝罪之聞于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己之命邪又曰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况于天乎此説皆是殷之即喪者言其不旋踵而亡也夫商民之惡紂至於有天曷不降喪天命不摯之言則其怨憤之情可謂極矣而紂且謂我生不有命在

天則民之怨之也益深而天之見絶益甚雖諸侯未有叛之者而殷民固將羣起而為亂矣荀子曰武王厥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前誅紂蓋殺之者非周人固殷人也牧野之戰雖武王興義兵以為天下除害而殺紂者則實自乎殷人不勝怨憤之氣前徒倒戈往攻紂而殺之以快其平日之怨非周師之殺紂也祖伊之所謂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其言實驗於此詳考祖伊之所以奔告紂者蓋

以周師既乘黎而勝之其勢必將不利於商雖祖伊之意故知周之必將取殷之天下而有之矣然而所以告紂者則惟論其自絕于天而殷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至其諫之而不聽出而告人也則以但言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於爾邦始終之際曾無一言及於周將伐殷者蓋使紂不自絕于天則周將終其臣節以事殷豈敢伐之邪紂既長惡不悛而謂己有天命

殷相率而叛之自絕于天矣則又安能禁周之不應天順人以伐商哉是知商家之社稷其存亡禍福惟在於紂之能改過與不改過而已至於周之戡黎雖足以推夫殷之必亡而殷之所以亡者則不在是也故祖伊惟歷陳天人之禍福存亡之理以冀紂之改過遷善不及乎周之將伐殷也若祖伊者可謂知所本矣昔高祖先入秦關項羽後至范增知高祖之得民心也於是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

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之氣也急擊之勿失故鴻門之會高祖幾不獲免增知高祖之得民心則宜說羽以行仁政使之無肆其殘虐而多殺戮以失秦民望縱使不及高祖之寬仁而猶可以後亡增則不然以其暴虐之政則勸而行之而獨以殺高祖為足以取天下蓋其平生所以相項羽以為取天下之幾者惟有此一計耳使高祖可得而害其能救項

氏之亡乎不觀於范增無以見祖伊之知天命者也

微子　　商書

案吕氏春秋曰紂之母生微子及中衍是時尚為妾改而為妻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以立妾之子乃立紂史紀宋世家曰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此說與吕氏春秋同而孟子則以為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紂為兄之子則是微子者紂之叔

父也此二說不同案泰誓曰剥喪元良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父也則不當以元良元子言之也故當從吕氏春秋史記宋世家之言微子者紂之母兄也此篇蓋是微子逆知殷之將亡而謀於父師少師故以微子名篇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父師箕子也案畢命之篇畢公為太師而康王稱之曰父師此言父師則是箕子為紂之三公也少師比

干蓋三孤也商周師保之官必擇其親戚賢德者為之周召畢公皆為成康之師傅比干紂之諸父箕子亦其親戚故當紂之時居公孤之位微子紂之同母兄雖不為師保而亦仕於王朝箕子微子者所封之地名其為國之名與采地之名皆未可知也子爵也微子箕子皆有國邑故以其爵為稱比干雖為三孤於王朝而未有封爵故不以爵稱微子箕子王子比干此三人者皆是紂之懿親位尊職近與紂同其休

戚者也紂之暴虐不道於人事顛倒錯亂而無所統故天命亦皆至於紛錯此篇所載皆其錯天命之事也此三人者既與紂同其休戚當紂之錯天命知其滅亡不旋踵而至矣於是情迫於中不能自已故微子謀於比干箕子而箕子遂言國勢危迫如此吾三人者所處不同各當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處乎是而不可以苟同殷史得之以為此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

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若曰史官述其大指而以己之意潤色之不必盡其當時之所言也史官謂微子以紂之錯天命而逆知其勢之必至滅亡於是遂呼父師箕子及少師比干與同忠者而告之其言以謂商之社稷危亡之徵已

成不能復治正四方矣其曰弗或者盖其底於滅亡也有必至之理而不可以倖而獲免也我祖成湯勞苦艱難自七十里而有天下創業垂統遂致其功於上世陳其法度以遺我後世之子孫今我之紂乃沈湎于酒用敗亂其德於天下不以成湯創業垂統為心使湯之勞苦艱難以貽子孫者一旦顛覆而不可復存而殷之臣民方且染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為攘竊盜賊之事肆姦宄於内外上而六卿下而庶士

亦皆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凡有辠罪乃罔常獲謂犯法於有司者則皆逋亡逃竄而不能常獲蓋紂既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卿士師師非度者故有罪者得以容其姦有罪者既得以容其姦則草竊姦宄之人外得以肆其暴虐於小民於是小民積其憤氣而不得伸微子以其意度之誠恐小民方將興起視我商家之君臣如敵讎然而將快其意於一決也苟小民將起而視為敵讎則殷之淪喪若涉大水無津

際涯岸其至於沈溺也必矣殷遂喪越至于今言殷之喪亡今其至矣必不能久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微子既知殷之喪越必不能久於是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謀言我憂殷家之亡至於發疾生狂而出其在家則耄亂不堪遂將遯於荒野以寫其憂盖言其昏悶之極置身無所也我之愁怨既如此之甚今爾

父師少師乃無旨意以告予何也既責其無旨意告予於是遂問其所以處此者而曰殷之顛越隕墜殆將及矣其將若之何也若之何其鄭氏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讀如姬禮記曰何居義與此同意蓋此其字當讀曰姬為助語之辭也漢孔氏曰如之何其救之則是但作其字讀故當以鄭氏之說為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微子既言所以憂商家之人顛隮者以訪於箕子比干於是箕子呼微子為王子而告之曰天降酷毒之災而生此暴虐之君使荒亂我商家方且並與起而沈湎于酒夫紂之惡至於此極而推原其所起則惟在於酒故微子箕子皆以為言而酒誥之書蕩之詩其所以論紂之惡至於失天下者亦惟以此而已既沈酗于酒於是肆然無所忌憚不畏其畏咈戾其耇長與夫舊有位之賢人不聽從其言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既不畏天追其甚也則並與天地鬼神而莫之畏以至殷民亦皆化紂而無所忌憚也遂乃攘竊天地神祇之犧牷牲用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曰牲器

實曰用攘竊神祇犧牷牲用言於祭祀所當用之物無所不竊也竊其犧牷牲用以相容隱將而食之此乃無畏忌之甚也降監殷民者言我下視夫紂之所用以治斯民者其視百姓皆如仇讎而聚斂之剝膚槌髓竭民以取之而不顧後患凡此皆召敵讎之道也而殷之君臣方且相與力行而不息其上下之罪皆合于一使斯民多有瘠病罔有詔而救之者周官師氏以媺詔王則詔若諫而救之之謂也惟紂之惡

至於沈酗于酒咈其耇長舊有位人而在位之人又皆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則是自暴自棄無間而可入矣而微子所以謀於父師少師者蓋將與之共進而諫王以已其亂也而箕子以謂紂之惡既不可諫矣故繼之曰商今有災我興受其敗言天降禍災以示我商家將亡之徵我若以其災之故起而諫紂紂必不聽不足以救其亡之患徒自取禍而已紂既不可諫而殷之淪喪殆將及矣我既以紂之不從而不諫

則亦不宜居位而為臣僕其或去或留必皆宜有以處此也微子箕子比干三人雖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與紂同其休戚然其所處之勢則若各有不同者微子帝乙之首子紂之同母兄也當紂之未亡箕子自處父師之位欲立微子以繼帝乙卒不克立則當時之封此二人者蓋處至危之勢矣紂雖有千百之惡而此二人者身居嫌隙勢不可以強諫既不可以強諫而徒死之無益也故微子雖欲謀於箕子以救

紂之顛隮然箕子以謂我興受其敗言不可以諫也既不可以諫又不可以居位而爲臣僕故微子遯逃以避禍而隱晦以自存庶免於刑戮而冀紂之改過復出而輔之故曰詔王子出迪言我之所以教王子者以爲王子必出而遯逃乃合於道也王子之所以出而合於道以我舊之所言欲立子以繼帝乙之後者有以刻害子子若留而不去則并與我而顛隮徒相與死而無救於商家之亡則我二人之所處者必

如此而後可也若夫比干則不處於嫌疑之地雖度紂之不可諫猶當追而强諫以幸其萬一聽而從之也此亦其所處之勢不得不然耳惟其所以處之之勢不同我三人之去留不可拘於一定之迹要當人自為謀各行其志以自造于先王要之欲無媿於神明而已故微子宜自此而遯去于荒野我則留居於此隱忍以自存而不必與之偕行也故繼之曰我不顧行遯此其所以為自靖也說者論我不顧行遯往

往謂其能遯而歸周以存其宗祀為孝此殊非微子所以自靖也案左氏楚克許許公面縳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逄伯逄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縳受其璧而佩之焚其櫬禮而舍之使復其所則是微子之歸周蓋武王克商之後當其去商也姑欲遯迹于荒野以避禍自全而待紂之改過猶兾其宗廟社稷之復存此其行遯之本心也至於紂之惡不悛為武王之所滅而其國亡矣

於是不忍商祀之顛隮出而抱先王之祭器以歸周而為商請後此蓋出於無可奈何之計爾非其本心也若如或者之論以抱祭器而歸周為微子之遯則是其在紂之時不忍其國之亡而竊其祭器之他人之國豈微子之所忍為者哉故論微子之行遯者未可以抱祭器而為言也此篇之義夫子嘗論之矣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此三者所處之勢不同而孔子皆以為仁者在易有之

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言君子處於窮困不必茍同各順其勢之所宜因其心之所安以致命遂志而已此三者雖所處之勢有不同而皆有憂國愛民之誠心各盡其心以致其惻怛不忍之義或去或留或諫而死卒皆行其所無事而無強勉於其間莫非其心之所安也惟其心之所安故其迹不同同歸於仁其為仁也蓋所謂處困而致命遂志之仁也范蠡相越王句踐既平吳而反則泛五湖而遯去貽大

夫種書曰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子何不亡種得書偽病不朝越王賜劍種遂自殺夫越王雖長頸烏喙亦未為大無道之主蠡既舍之而去矣彼種留而輔之何所不可而亦舍之而去彼既非勢之所宜心之所安徒迫於人言强勉而為此適足以殺其軀而已豈所謂致命遂志哉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使種能以此自處則句踐將頼之以成霸業

不此之圖徒見蠡舍而去亦欲效之甚矣種之不達權變也

尚書全解卷二十一